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禮記大全卷二十七

明　胡廣等　撰

緇衣第三十三

藍田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為上者言行好惡所以為民之所則效不可不慎也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朱子曰緇衣兼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存心而勸善無心於懲惡也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

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長樂劉氏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為容悦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為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邦○吕氏曰好賢

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嚴陵方氏曰若卷阿之求賢則好賢非不誠矣巧言之傷讒則惡惡非不至矣此止言緇衣之好賢特諸侯爾以諸侯好賢若是之誠況於王天下乎巷伯之惡惡特寺人爾以寺人之小臣惡惡若是之至況於卿大夫乎此所以特引二詩而明之也○廬陵胡氏曰人莫不有好惡也

而好惡得其正者寡矣緇衣好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故舉大雅儀刑文王為言文王好仁而仁興克明德慎罰其好惡之正如此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遯謂逃遯苟免也○應氏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

石梁王氏曰倣論語為此言意便不足石林葉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彊其必從故有遯心遯言其藏也心藏於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已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馬氏曰德者所以養人於中而在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命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於外而內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遯心先王之為治亦未嘗廢其刑政者蓋有德禮以為本而以刑政為之助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言愛之如子則民親之如父母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者與夫上好信則民用情上好禮則民易使同意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長樂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馬氏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已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為正而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是民之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為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遂故引詩書以明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大雅下武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孚信於民而天下皆法式之

曰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所以仁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所以仁天下故其立也止於三年之一變百姓皆以仁遂焉○石林葉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為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為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之道是以民皆

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而恱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梏當依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也馬氏曰爭先人而謂之仁者葢當仁不讓於師也○嚴陵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兹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已以說其上者兹非下之為仁爭先人乎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

爾止不諐于儀

綸綬也疏云如宛轉繩綍引棺大索也危高也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諐過也○吕氏曰大人王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虚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

不敢高於行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而必為可繼之道也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則民言顧行而言不危行矣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行顧言而行不危言矣○長樂陳氏曰游則无所歸也言欲當其實而已況夫人而可以倡游言乎哉可言而不可行非所謂顧行之言也無稽之言而已故君子弗言可行而不可言非所謂顧言之行也苟難之行而已故君子弗行君子之言行適於中民皆效之故言當於行而無過高之言是以言不危行行當於言而無過高之行是以行不危言凡物非中而過高則危故危之為義如此淑慎爾止不僭于儀言謹爾之容止而不過于儀則慎行之思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

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為虚誕也禁謹飭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則民皆謹言而慎行矣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朱子云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兩引詩皆以為謹言行之證○吕氏曰進

取於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於狂況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末猶為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敝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西山真氏曰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己无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己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捄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无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

終爲浮虛之害夫惡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馬氏曰狐裘黄黄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藍田呂氏曰此

章言長民者言容止民所觀望則而象之惟其不貳有常則民心不疑而德歸於一矣○嚴陵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故其效至于民德歸一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臣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也今咸有一德篇

文詩曹風鳲鳩之篇引書以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壹德之義馬氏曰為上可望而知者蓋上以誠而接下為下可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其德一也○山陰陸氏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㾬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善○呂氏曰章明也㾬病也明之斯好之矣病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

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嚴陵方氏曰章善而著之惡者耻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耻則為上者之用心厚矣則民其有攜貳之情乎長樂陳氏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於惡則惡者其僞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為惡故為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為為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是以民情不貳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則章善之謂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

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癉詩作癉病也假上帝以言幽王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也小雅巧言之篇卭病也言此讒人非止於敬徒為王之卭病耳板詩證君道之失巧言詩證臣道之失也○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為難從難聽

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示民不以信則為上之人可疑可疑則百姓其有不惑者乎事君不以忠則為下之人難知難知則君長其有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偽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馬氏曰君德之不一故曰上人疑上人疑則非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之不一故曰下難知下難知

則非所謂可述而志也故君長勞主道利宜不利罔
利明不利幽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
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
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之
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石林葉氏曰上以誠
示人則百姓雖賤可以无惑下以姦罔上則君長雖
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好惡而使知禁則民
無惑矣以行為法而不重辭則民不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
刑曰播刑之不迪

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布刑以啓

廸斯民也。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禄刑罰之失當也爵禄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長樂陳氏曰爵禄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恥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褻刑之意也播刑之不廸書以為播刑之廸廸之為言道也先王之於人道之而弗率然後加刑焉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

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比葢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所

瞻望之儀表也邇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為道者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君不使内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毋以小謀敗大作謂不可用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也疾毀惡之也莊猶正也敬也君所取正而

加敬之謂也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引此以證此三事也○嚴陵方氏

曰大臣者君之所尊待之不可不敬邇臣者君之所親擇之不可不慎○馬氏曰民之表者民之所資以為正民之道者民之所由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親善遠惡人心所同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君既不親賢故民亦不親其上教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

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讐終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兼引之皆為不親賢之證

馬氏曰大人者以位言之也夫有天下國家者未甞不欲親其所賢而賢未必親未甞不欲疎其所賤而賤未必不信葉公之戒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者凡以此也言賢則知賤者為不肖之行也言賤則知賢者有可貴之德也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未必從之益其令反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者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焉其好之心可謂篤矣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既已得我而反不我用至於君陳所言其理亦猶此也○嚴陵方氏曰上失其所親信而民之化之

亦然雖教之亦將有所不勝秪所以為煩而已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小人民也溺為其所陷也水為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戒則溺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出好興戎皆由於口於

已貴則於人煩出而召禍不可悔矣大人謂天子諸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蔽於情而不可以理喻故鄙陋而不通書言可畏非民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三者皆在所褻故曰君子不可不慎也嚴陵方氏曰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為戒君子以德言則在上故以溺於口為戒大人以位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為戒言易出而難悔亦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民之為俗可教不可慢亦猶水之攻堅莫之能北也民可近不可慢若水之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然上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則上下之通稱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

兊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告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毋書作無伊尹告太甲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者法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傅說告高宗謂

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胄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逭逃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曰忠信為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藍田呂氏曰引太甲言為政者如虞人射禽張機省括度而後發有是心也安有溺於民之患哉說命言厥政不可不慎也太甲言禍患之溺莫非自取也尹告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此引書為證與書文小不

同義無所害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此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

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羣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資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鄭不取書文為定乃讀資為至今從書以資字屬上句○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内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

心以體全亦以體傷長樂陳氏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馬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為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衛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懷來之道乎昔吾有先正則居人上者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為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惟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則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為政矣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勞此幽王不明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之

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則為上者可不敬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義不壹或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善或否也君陳書言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衆人共虞度其可否而觀

廢言之同異也詩曹風鳲鳩之篇引以證義壹行類

○吕氏曰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歸於一而不可變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自信而質正於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畧者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長樂陳氏曰下之事上以身爲本而信以

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則德二三矣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壹行無類則非所謂行有格也義不壹則非所謂言有物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所自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成王戒君陳以政之廢興而安危治亂之所係故出入之際當以衆智而虞度之庶言雖同又當繹其是非也言此者所以明行之有格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

好仇

舊讀正為匹今從呂氏說讀如字葢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君子固好其同道之朋矣小人亦未嘗不好其同利之朋不當言毒害其匹也小人視君子如仇讎常有禍之之心此所謂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前章言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今好惡既明民情歸一

故邇者遠者不惑不疑也詩周南關雎之篇言君子有良善之仇匹引以證同道之朋嚴陵方氏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朋友有鄉君子所以致其好也其惡有方君子所以致其惡也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威儀以

喻不在貧賤富貴也。馬氏曰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皆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其貧賤而輕有以絶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富貴而重有以絶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於利而不在於道人雖曰不利者吾不信也嚴陵方氏曰可友者以其賢可絶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藍田吕氏曰此章言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於我也私惠於我知其不足以歸德君子亦不受也故曰君子不自留焉引詩言受人之好以示我至公而不比故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呂氏曰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登車而有所禮則憑軾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葢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引葛覃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馬氏曰言有實於此則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者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

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為可用而非文飾之言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為可稱而非文飾之行矣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寡言而行即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意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言之所

為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抑詩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行不可飾引書亦言文王之實有此德也

嚴陵方氏曰前經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亦此之意論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益寡言以成其信之謂要譽飾非皆言之所為也唯君子寡言以化之故民不得如此○藍田呂氏曰此章中言前義言行皆不可無實也飾言而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言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偽故不可行

莊生之言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不美也而後世無傳焉此行之飾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筮乃

是求占於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筴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從一而終故吉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應氏曰引兊命有誤當依今書文○馮氏曰此篇多依倣聖賢之言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藍田吕氏曰德歸於一則有恒二三則無恒人之趨嚮不知其所安雖鬼神龜筮之靈猶不能測況人其能測之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

不告此篇所引說命之文與書殊不同疑此篇誤當以書為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煩黷非事神之道也或承之羞言無恒之人動則取辱況卜筮乎

奔喪第三十四

嚴陵方氏曰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始聞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朝為驚衆也嚴陵方氏曰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之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此言奔父喪之禮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

死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髪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髪而袒衣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絰者掩其袒而加要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墻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襲絰之絰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經重象革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嚴陵方氏曰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

階則未忍踐阼階而爲之主故也

有賔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賔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賔送賔皆如初

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賔成踊與送賔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非主人其餘或親或踈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絰于要也上文言襲絰于序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墻之東凡袒與

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賔客故不

變所哭之位也

奔毋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

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賔送賔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

括髮

父喪襲絰于序東此言襲免絰于序東即加免輕於

父也○䟽曰此謂適子故云拜賔送賔皆如奔父之

禮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于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闈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髽說見小記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禮畧於男子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

嚴陵方氏曰男子於墓左婦人於墓右所以辨陰陽之義○山陰陸氏曰告事畢者於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

成踊賔出主人拜送有賔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賔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髪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髪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宫門也五哭者初至豢始死為一哭明日豢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豢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

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嚴陵方氏曰入門而哭於母止於一括髮於父則不一焉此隆殺之别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

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賔成踊賔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逼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

亦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賔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賔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賔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緫言袒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為之襲也又按上文為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髪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

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嚴陵方氏曰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隆西方少陰以示哀之殺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賔反位成踊賔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賔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賔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賔送賔如初

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

餘見前章山陰陸氏曰乃為位乃者難詞也著為位於此不得已也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袒絰者袒而襲襲而加絰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為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嚴陵方氏曰喪者之墓雖哭於家則不哭主人之待之也雖哭於墓而不踊且無變於服時已過禮亦為之殺

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大功小功緦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絰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以異者免麻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賔反位哭成踊送賔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賔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

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為位而哭其
餘不得為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
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
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
畢獨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
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
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

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出送賔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賔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賔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為成服其後有賔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賔者省文耳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後往亦可葢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故與此不同嚴陵方氏曰以服有重輕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也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

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所聞或誤歟○鄭氏曰不奠以其精神不存

乎是也山陰陸氏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張子曰為位者為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奠為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不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倣此此以尊卑為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為主也在他國為使而出也與諸侯為凡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為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山陰陸氏曰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暮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歟大夫明日又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朝哭凡五哭諸侯朝莫哭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莫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凡爲位者壹袒上所謂凡為位即位袒成踊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踴從主人北面而踴

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賔北面向墓而踴固賔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賔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踴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

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為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為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税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緦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為位麻者弔服而加緦之環絰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

凡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嚴陵方氏曰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為位馬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問喪第三十五臨川吳氏曰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雞斯讀為笄纚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

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山陰陸氏曰扱上衽則以有辟踊之端焉交手哭捧心而哭發胸擊心在飲之後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於是為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臨川吳氏曰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於外即上所謂笄纚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即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

臨川吳氏曰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啓殯至葬時動親之尸舉親之柩孝子哀甚故哭踊無數懣與悶同心煩鬱也氣盛氣懣塞也袒而踊以運動其身體體動則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懣塞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臨川吳氏曰婦人以發胸擊心代男子之袒男踊如人之跳足起而高女

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嚴陵方氏曰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望望瞻望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之

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山陰陸氏曰望望汲汲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皇皇無所向也

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惚猶恍惚也愾猶嘆恨也勤謂憂苦臨川吳氏曰心悵恨愴悽恍惚嘆愾皆失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絶望但

志愈悲哀而已於是虞祭以安之○嚴陵方氏曰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内哀親之在土故不忍殺於牀○山陰陸氏曰成壙而歸猶如此於是爲至矣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嚴陵方氏曰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聖人之禮制以義也○山陰陸氏曰言至情難奪如此雖聖人猶疑焉為之斷決而後作為之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而袒袒而踊北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則惟擊胸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為哀之至也嚴陵方氏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之代冠而已亦見檀弓免焉鮮禿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傴則形不直故不袒袒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者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劉氏曰已冠者為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葢雖去冠

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為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為孤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為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緦幼不能知疎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緦緦者以其當室而為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為成人之緦矣故曰緦者以其免也

嚴陵方氏曰不緦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緦緦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緦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苴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又以桐為同之義言哀戚同於喪父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時也急遽則

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寛暇嚴陵方氏曰父在謂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處也不杖則不敢以杖杖病之且感尊者之情故也堂上不趨見曲禮觧堂上不遽非止喪禮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遽於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戚之故特示其閒暇也○山陰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顔回曰子在回何敢死近之矣此非故隆父殺人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也○臨川吳氏曰按上章之結語曰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章重以上章之二句結之而又增禮義之經也以下四句盡其義

禮記大全卷二十七

禮記大全卷二十八

明　胡廣等　撰

服問第三十六　臨川吳氏曰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内喪服一章相類無問辭而名曰服問之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援據禮經傳記逐節答之如此記者但記其所答之辭為一篇而不復記其所問之因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有屬從有徒從有徒從故皆以從言○疏曰公子諸侯之妾

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即釋大傳服術有六之文也故稱傳曰以冠之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妻為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緦麻是從重而輕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䟽曰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父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

其為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臨川吳氏曰按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為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為外兄弟終是未註其義盖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凡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故以兄弟稱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疏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馬氏曰大傳從服有六而

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為未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臨川吳氏曰母出亦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已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

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已母之黨故不服也○嚴陵方氏曰此雖非大傳之文然循傳之所說故亦以傳曰冠之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疏曰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麄細正同而以父葛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經者謂三年之喪

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疏云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山陰陸氏曰禮父之喪既練服其功衰母之喪既葬服其功衰即有父之喪既練矣母之喪既葬矣服其功衰而帶以故葛帶絰期之絰男子重首絰期之絰則以母喪尚新故也○藍田呂氏曰期之既葬之葛輕於三年之練葛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練除首絰而期之既葬末除故絰期之絰期之絰既葬之功重於三年之練故又服期之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疏曰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絰期之葛絰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减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疏曰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

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嚴陵方氏曰本謂麻之根也大功以上之帶則不斷之以示其重焉故可以變三年之葛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

疏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絰也於免絰之者以練無首絰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加之絰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絰每可以絰之時必為之加絰既絰則去之自練

服也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此不言小功而言斷本爲是故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其本爲稅

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緦與小功之經所以爲後喪緦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

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嚴陵方氏曰麻以有本者為重故得變易而稅焉以此易彼故曰稅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

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緦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畧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然齊衰下殤乃

變三年之葛令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山陰陸氏曰下殤則否言無其為卒哭之稅則雖小功有卒哭矣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

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夫人為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為

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為天子服者遠嫌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為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山陰陸氏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為此三人為喪主不必見也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鄭氏曰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

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為君與夫人

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緦故羣臣無服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緦則此等人亦緦也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疏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弁將葬啟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治弁絰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絰其上山陰陸氏曰當事則弁絰者據此王

為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葢當事而後弁絰也大夫相為亦然者雜記大夫哭大夫弁絰與須亦弁弁絰為其妻往則弔也弔而服之弔而出則除之○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見人往見於人也絰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稅絰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山陰陸氏曰絰重也以絰該之下云唯公門有稅齊衰則此言斬衰可知

然則君子不奪人喪亦不可奪喪謂奪所重者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言有有不稅也大夫以上不稅據士唯公門稅齊衰凡所謂稅皆暫釋喪服反吉服若康王麻冕黼裳是也

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罪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臨川吳氏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為某人等齊衰章為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

服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于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于在下之例通比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至多之喪而刑書中之五刑禮書中之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盡者矣○嚴陵方氏曰上附下附列也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為之等列也

閒傳第三十七

鄭氏曰名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斬衰服苴苴絰與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為苴絰竹杖亦曰苴杖惡貌者疏云苴是黎墨色又小記疏云至痛内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首者標表之義葢顯示其内心之哀痛於外也枲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葢亦變其常度也

臨川吳氏曰斬衰服苴謂衰裳絰杖並首色也苴者有子麻色蒼黑貌之惡似之首其内而見諸外謂内有哀情則外有此惡貌如物有頭首在内則其尾末見諸外也齊衰稍輕於斬衰絰不用苴而用枲

枲者有子麻色亦蒼而黑淺若苴若枲貌各如其經之色也止謂止而不動貌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緦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畧變於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為厚而亦未至於甚薄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可也云者微不滿之意容體謂儀容身體形之可見於外者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

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臨川吳氏曰往而不反謂氣絕而不續往而反謂氣絕而微續三曲而偯謂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彌文矣可也之意同上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也不議不泛論他事也嚴陵方氏曰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則應彼而已言則命物焉言則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議則主於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由其哀有輕重故發於言語有詳畧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疏食粗飯也臨川吳氏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及異姓之朋友與斂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喪大記云士之喪士是斂斂焉則為之一不食○嚴陵方氏曰此言食與大記不無小異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訓為間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疏曰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臨川吳氏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後所食與齊衰既殯後同小祥後所食與大功既殯後同大祥後亦與小祥後同但加以醯醬蓋與小功緦麻既殯後同也禫後飲醴酒則漸復常而飲酒食肉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倚廬惡室見喪大記芐蒲之可為席者但翦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臨川吳氏曰士斬衰不居倚廬乃臣為君服父為衆子齊衰不居堊室者乃尊者為卑者服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柱楣謂舉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寛明也翦屏者

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

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

所聞之異亦或各有義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

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

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每一升凡十八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葢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緦布用其半六百縷爲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煑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緦服也若用爲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緦服是熟縷生

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縷以織矣馬氏曰先王因哀以制禮則禮有隆殺因禮以見哀則哀有大小凡喪以哀為主此以上凡言哀者六自斬衰以至緦麻輕重差等莫不有當也其曰哀之發於容體則因容體以為禮哀之發於聲音則因聲音以為禮哀之發於言語則因言語以為禮哀之發於飲食則因飲食以為禮哀之發於居處則因居處以為禮哀之發於衣服則因衣服以為禮其始也本於哀其終也成於禮有事哀則不得不行是禮有是禮則不得不致是哀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

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葛絰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絰易要之麻絰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葢單糾爲一

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要絰葛絰也緣縓見檀弓或問成布朱子曰是稍縷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問縓緣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為緣一入謂之縓緅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曾把素色為凶葢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為大凶矣問布升數曰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算來斬衰三升如今綢一般又如漆布一般所以未為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濶不止二尺二寸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又如

何自要潤得這處亦不可曉○山陰陸氏曰凡喪有受有變有除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易葛謂以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縓緣祥先素縞大祥吉吉故也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君重喪而遺輕喪男子則易要絰婦人則易首絰此易輕者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纎無所不佩

疏曰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脱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升衣未有采縁故云素縞麻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禫祭之時𤣥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纎冠身著素端黄裳以至吉祭平常也黒經白緯曰纎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

喪輕者包重者特

鄭氏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 嚴陵方氏曰輕者謂男子之要婦人之首絰重者謂男子之首絰婦人之要要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疏曰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首絰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期之葛帶是重葛也○疏言期之葛絰期之葛帶謂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絰葛帶也○又

按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者謂斬衰齊衰服也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即葛九月之文是大功婦人亦受葛也又士虞禮尸章註云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絰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

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麄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之章重者特之説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疏曰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言易輕者則是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也張子曰兼服之服重者則

易輕者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絰麻葛兩施之兼服之名得諸此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也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衰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於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制而前後禮文不相悖戾○臨川吳氏曰馬氏云間傳一篇言哀者六容體聲音言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外也澄謂內外哀情之發見雖皆初隆而漸殺然記者記前三事之在於身者但言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而止不復言其久而漸殺之情記後三事之寓於物者則既言哀之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矣而又繼言其以漸改變之即於後蓋在身之漸殺者隱微寓物之改變者顯著也至若篇末衣服一

條則言重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再言前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表衰正主於衣服也故六衰之序衣服猶殿後者於其所重者而終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百工之所同問喪者以是為首故記喪者以是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别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

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

臨川吳氏曰日者設為答辭也問者專問三年之義而答者因其間三年并及期九月五月三月諸侯輕重之差情謂哀情文謂禮文舉謂服五服之衆人之喪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因以表飾五服衆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為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服喪者或貴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輕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跌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也其弗可輕重者乃一定無可改易之道理也○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為禫其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音秋)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鳥獸知愛其類而不知如人之能充其類此所以天地之性人為貴也臨川吳氏曰翔回鳥飛翔鳥蹢躅踟蹰獸鳴號者悲傷發於聲蹢躅者

悲傷見於行鳴號之先而翔回蹢躅之後而踟蹰者謂遲留將去不忍去也啁噍小鳥聲其聲啾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者言斯須而不能久大鳥獸則越月踰時反巡過其初死之處久之乃能去則不如如燕雀啁噍之頃者久人之於親則至死而其情無窮已則又不止如大鳥獸之久之乃能去者矣

將由夫愚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愚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害身故云愚邪淫也不如鳥獸爲無禮也無禮則亂矣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先王制禮蓋欲使過之者俯而就之則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不至者跂而及之則不至於鳥獸之不若矣壹使足以成文理謂無分君子小人皆使之遵行禮節以成其飾喪之文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

臨川吳氏曰不肖者之情薄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不如鳥獸於死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安能保其不如鳥獸之亂乎賢者之情厚視二

十五月之久如駒過隙之速若遂其情而不以禮抑其過則哀親之情無窮已之時也故先王於賢不肖之過不及而為之立中使不可不及亦不可過制為喪服年月之限節但使足以成完儀文義理則除釋其服矣若更過此節則不肖有所不勝更不及此節則賢者有所不滿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疏曰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云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期而練

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又問既是以期斷矣何以三年也答謂孝子加隆厚於親故如此也焉語辭猶云所以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弗及恩之殺也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月九月不及期也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故云期九月以爲閏也取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懐也和以情言謂情無不睦也壹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人之所

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宜者其理於喪服盡之矣父母之喪無貴賤故曰天下之達喪也達論語作通

嚴陵方氏曰言服之正雖至親皆以期而除至於倍之而再期者將加隆之父母而已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經言天垂象是矣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易言效法之謂坤是矣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書言明哲實作則是矣然而喪或以三月或以五月或以九月或以期年或以三年喪凶禮也乃以陽數之奇何哉蓋陰所以致死陽所以致生死而致生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馬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然而世衰道微狃於習俗故雖宰我親受業於孔門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雖聖人之善誘亦無如之何姑曰於汝安乎女安則為

之蓋人情之大不美也如此此亦豈可以殺奪以從先
王之制哉嗚呼常人之所行而寧我乃獨以為異同
孔子所不取禮之所載三年問者豈亦當時之人疑
此為重歟故曰凡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大至於鳥
獸小至於燕雀猶不知愛其類又况於人乎其曰三
年之喪人道之至文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則為
此書者亦有
為而作也

深衣第三十九

嚴陵方氏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
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以其
義之深深名之○藍田呂氏曰此篇純記深
衣之制度而已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
下也唯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蓋私燕
之服
爾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

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

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

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着在

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但大夫以上助祭用冕服自

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為中衣士祭用朝服以布布為

中衣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用中衣檀

弓云綠衣黄裏緣緣是也但不得纖拚尺耳○楊氏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葢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兩旁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

者爲續衽覆縫爲鉤邊○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爲半之也玉藻云縫齊倍要是也

嚴陵方氏曰深衣之作其來尚矣故以古者冠篇首袂在前以應規袷在中以應矩縫在後以應繩齊在下以應權衡短毋見膚則其形不褻雖約而不失於儉長毋被土則其物不費雖隆而不過於奢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續衽居裳之邊曲以鉤鉤來焉故曰鉤邊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是也以縫齊爲倍倍則要縫為半矣此所以互言之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劉氏曰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王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肘臂中曲節袂袖也袼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袪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袂圓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

五寸不滿今舊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反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凡經言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稱矣玉藻朝祭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以脅惟當其

間無骨之處則少近下也然此不言帶之制玉藻云士練帶率下辟等皆言朝祭服之帶也朱子深衣帶蓋亦彷彿玉藻之文但禪複異耳嚴陵方氏曰袂長短詘之及肘玉藻所謂袂尺二寸是矣袼也袪也皆衣之名也在胳者則謂之袼在肱者則謂之袪在末者則謂之袂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若是則是當腋間矣深衣燕服也故欲緩急之適如此○藍田呂氏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此袼袂寬急之中也袼當腋之縫也不二尺二寸則不能回用矣袂屬幅於衣詘以至肘則上下各尺二寸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此衣帶上下之中也

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

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袷交領也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踝足跟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衡之平

長樂陳氏曰十二月者天數也袂圜以應規而圜者天之體曲袷如矩以方方而方者地之象也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而直與平者人之道向以如其然耶玉藻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蓋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月之至于十二而後成歲功猶之深衣也必十二幅而後可以為衣之良也雖夫衣之數有以合乎天之數此所以為十二月之應也者不息者天也而袂者動而不息也者不動者世也而袷者靜而不動也孟子曰

規矩方圓之至也而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此其意也至於平則不頗也直則不屈也書曰平康正直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又足以見負繩不齊之義也○嚴陵方氏曰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圓圜者動故也袷在中以靜而成禮故欲方方者靜故也及踝謂足之跟也下齊謂在下之緝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疏曰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

儀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

抱方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

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

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

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

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

男女之同也葢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方

氏曰十二幅應十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為文介胄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為武端冕不可以為武介胄不可以為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玉藻曰夕深衣深衣燕居之服也端冕雖所以修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文矣介胄雖所以臨戎事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

為武矣雖可為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特可贊
禮而為擯相而已雖可為武非若介胄可以臨衡特
可運籌以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
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為上燕衣則居其
次馬故曰善衣之次也長樂陳氏曰義所以行已也政所以正人也行已以義則貴於方故於義言方而正人以政則貴於直故於政言直易曰義以方外傳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是也若夫志譬則權也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此所謂安其志而平其心焉○馬氏曰五物者以其極至而可以為法於天下也故聖人之作深衣必應規矩繩權衡者以謂

被於一身之間而可以為萬事之則故視其服者知其道觀其容者知其德輕重曲直方圓必來取法而不可敗已矣此篇之制度所以為詳者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繢畫文也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袷則廣二寸也○吕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之上有為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

皆純也亦見既夕禮長樂陳氏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備五采以為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小功純以緅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

投壺第四十

藍田呂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也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間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是行其節也庭之修廣或不足以致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矢之事雖不得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原其始也必以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為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

由興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歧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

皆刻木為之上有圜圈以盛筭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嚴陵方氏曰矢將以投壺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攸司也夫人而為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閭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筭必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為義因而為隆殺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類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為善故盛筭之器因以為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為射之類亦以中為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

辟

方氏曰般還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疏曰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二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中室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

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大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算而起嚴陵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射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故此言執八算也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疏曰司射執八算起而告于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若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比頻也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為勝者立馬者謂取算以為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

習武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輙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三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此辭也故曰請主人亦如之　嚴陵方氏曰上言入下言揖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者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慶以正言之算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而算以計多少

為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為義葢算為勝者而釋故以勝敵為名馬一馬從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為數也數成於三數成則可以為多矣故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令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也

藍田呂氏曰貍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匏葉兎首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讎也其詩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事故卿大夫士所以亦得用也○嚴陵方氏曰以弦歌貍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賓主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筭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賓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嚴陵方氏曰拾者更也與曲禮言拾級喪禮言拾踊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則以右為尊

者蓋左右以體言左為陰故也
左傳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疏曰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以奇算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

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嚴陵方氏曰賢猶勝也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

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尊賜之飲也服養也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觴為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為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庶幾不失故奉賜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辭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辭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

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投
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
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
勝立一馬即與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
為樂也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欲正禮慶爵之後
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算
爵○鄭氏曰飲慶爵者偶亂酌不使弟子無豐○疏
曰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

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馬氏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徹者則禮畢而飲無算矣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為備也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籌矢

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呂氏曰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藍田呂氏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為之差皆陽數也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頸二寸半容斗五升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飾文而託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而因野投壺用指而已故用指以度等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

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君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辭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今從之○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褻狎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憮亦敖也偝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疏曰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之

也庭長即司正也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或人加冠之士也樂人國子之能爲樂者非作樂之瞽人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也藍田呂氏曰飲燕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飭其敬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易故令之而後浮常爵猶言常刑亦罰爵也爵爵之儀不同記禮者兼存之文異而義同也○嚴陵方氏曰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前兼於慶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魯同姓之親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者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者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故曰若是者浮否曰若是者浮則辭有不悦矣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為

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半

□○○□○○○○□○□○薛鼓○□○○○□

○□○□○○○□○□○○□○半○□○□○

○○□○

鄭氏曰圜者擊鼙方者擊鼓〇疏曰記者因魯薛擊

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用半

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投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投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又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壺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間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齊晉之君益常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乗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正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

不是淵也○嚴陵方氏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

又異故記者兩存之○山陰陸氏曰魯投壺之鼓多

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防同姓與

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

禮記大全卷二十八